

Alberto Mangue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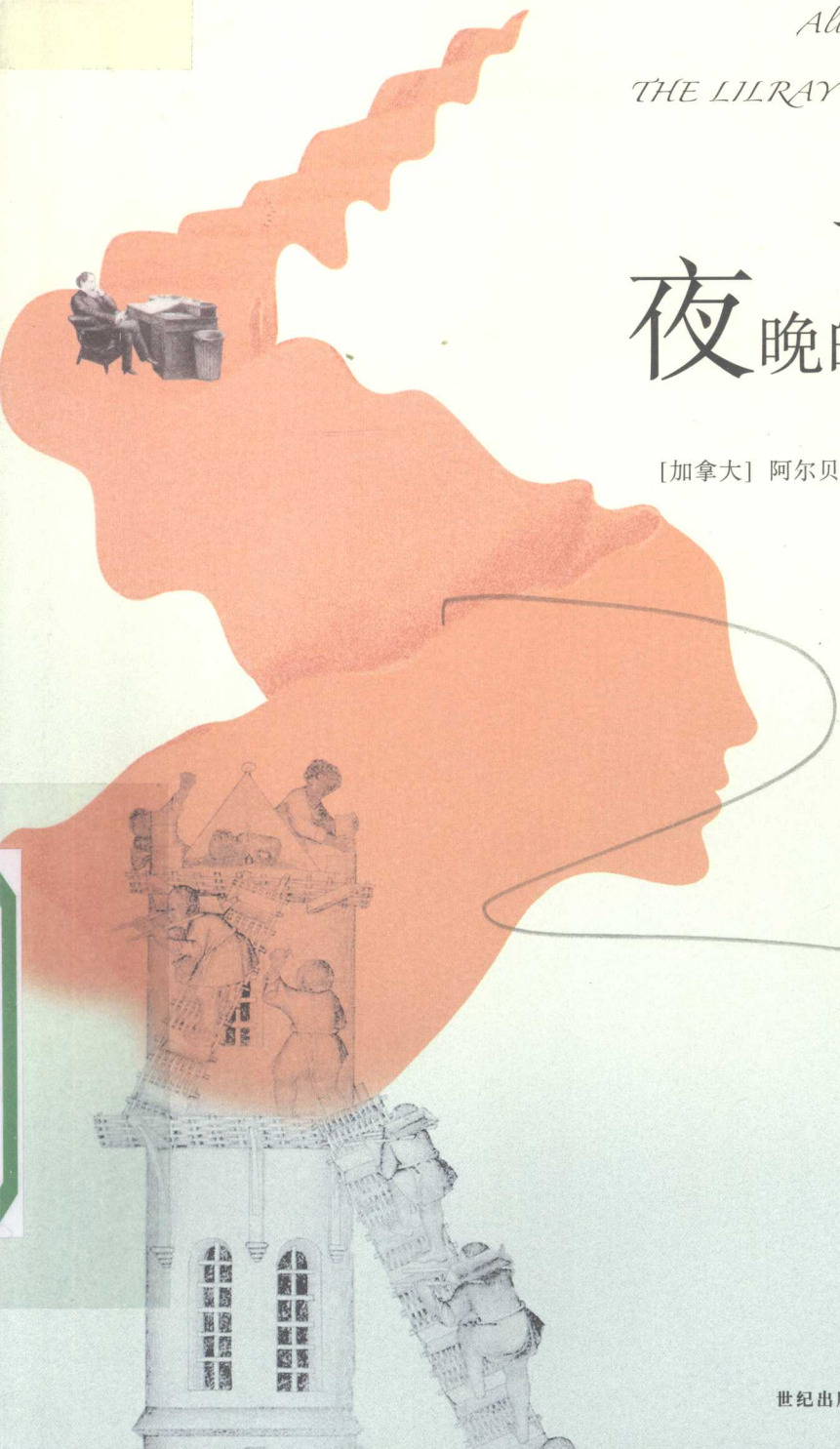
THE LILRAY AT NIGHT



夜晚的书斋

[加拿大] 阿尔贝托·曼古埃尔 著

杨传纬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G25/30

2008

夜晚的书斋

[加拿大] 阿尔贝托·曼古埃尔 著

杨传纬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晚的书斋 / (加) 曼古埃尔 (Manguel, A.) 著; 杨传纬译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书名原文: The Library at Night
ISBN 978-7-208-07644-0

I. 夜… II. ①曼… ②杨… III. 图书馆—通俗读物
IV. G258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9739 号

责任编辑 周运
封面设计 丁威静



世纪文景

夜晚的书斋

[加拿大] 阿尔贝托·曼古埃尔 著
杨传纬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张 10.25
插页 2
字数 210,000
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7644-0/G·1229
定价 35.00 元

16 世纪，奥斯曼土耳其时代诗人切莱比 (Abdüllatif Çelebi)，
以拉蒂菲的名字为人所知，称他书斋里每一本书都是
“驱散全部烦恼的真诚可亲的朋友”。

谨以此书献给克雷格



一个雅典图书馆全部的遗物，铭文上说开馆时间
“一点到六点”，“禁止把书带出图书馆”

目 录

前言	1
书斋——神话	5
书斋——秩序	33
书斋——空间	60
书斋——力量	83
书斋——影子	97
书斋——形状	118
书斋——机遇	149
书斋——工作室	161
书斋——心思	175
书斋——岛屿	196
书斋——幸存物	214
书斋——遗忘	231

书斋——想像	245
书斋——品格	267
书斋——家	280
结语	293
译名对照表	298

前言

我向来喜欢游荡（即使没什么收获），我像只追逐猎物的猎犬，看见鸟儿便大声狂吠，把猎物追遍了，该追的却没去追（想什么都干，什么也干不成）……我真心诚意地诉苦：我读了许多书，但漫无目的，缺少好方法；我在图书馆里碰到各种各样的作家都狼狈地绊了跟头，未能获益，因为我不讲艺术，不讲秩序，没有记忆力和判断力。

——罗伯特·伯顿，《忧郁之剖析》

起点是一个问题。

除神学和幻想文学之外，几乎没有人会怀疑，我们的宇宙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缺乏意义，缺乏明显的目标。然而，怀着异样的乐观精神，我们却不断从卷册中、书本中、电脑芯片中，从图书馆一架又一架的图书中，尽一切力量去收集无微不至的信息，苦心孤诣地想给世界找到一点

类似意义和秩序的东西。我们完全清楚，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朝好处想，我们的追求是注定要失败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？虽然我早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可能找不到答案，但是看来寻找一下还是值得的。这本书就是讲述寻找的故事。

我对于这种无穷无尽收集信息的努力非常感兴趣，超过了对确切日期顺序以及姓名的兴趣，因此，我几年前动笔的时候，就没有打算再编一本图书馆的历史或一本图书技术史（这类书已经多得多了），而只想表述我的惊异心情。一个世纪以前，史蒂文森（Robert Louis Stevenson）写道：“在一个无法取得成功的领域内，我们人类却从不停止努力，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是感人至深，令人鼓舞的。”¹

不论是我自己的书斋或是与公众分享的大图书馆，都是令我着迷的地方。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，我就受到它迷宫式逻辑的吸引，感到理性（或艺术）可以统管一大堆杂乱喧闹的书籍。置身于书丛之中，我有一种冒险的快感，我迷信某种字母或数字的排列方法会把我领到美好的目的地。书籍一向就是神圣艺术的工具。诺思洛普·弗莱（Northrop Frye）在他的笔记中写道：“大型图书馆真有语言魔力以及心灵感应的无比神通。”²

怀着这种愉快的幻想，我花了半个世纪来收集图书。我的书非常慷慨大度，不对我提出任何要求，却给我各种教益。彼特拉克（Petrarch）给一位友人写道：“我的图书室是充满学问的，尽管它属于一个没学问的人。”³我的图书也是一样，它们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，我真心感谢它

们会容忍我的存在。我有时会感到自己辜负了我享有的特权。

爱是需要学习的，爱书也要学习。一个人初次踏进充满书籍的房间，不可能凭本能知道怎样做事，怎样守规矩，可以期待什么，得到什么。他可能感到恐惧——由于纷乱，由于广阔、寂静，由于监视，由于他不知道的一切引发的联想——甚至在学会了规矩礼节，懂得了门径，发现人们都很友善之后，某种畏惧的心情还会残留着，驱之不去。

在傻乎乎的青年时代，朋友们都梦想在工程界、法学界、金融界和政界干出一番大事业，我却梦想当个图书管理员。但是我生来疏懒，又毫无节制地爱好旅游，于是又另作打算。现在我已经五十六岁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白痴》中说，“这是开始真正生活的年龄”），我又回到了早年的理想。虽然我无权自居为图书管理员，但是我的书架日益增多，其界限已经与整个房屋混淆不清，我就生活在这些图书之中。这本书的名称本来应该叫做《周游我的房间》。遗憾的是，两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扎维尔·德·迈斯特（Xavier de Maistre）已经占得先机了。

阿尔贝托·曼古埃尔

2005年1月30日

注 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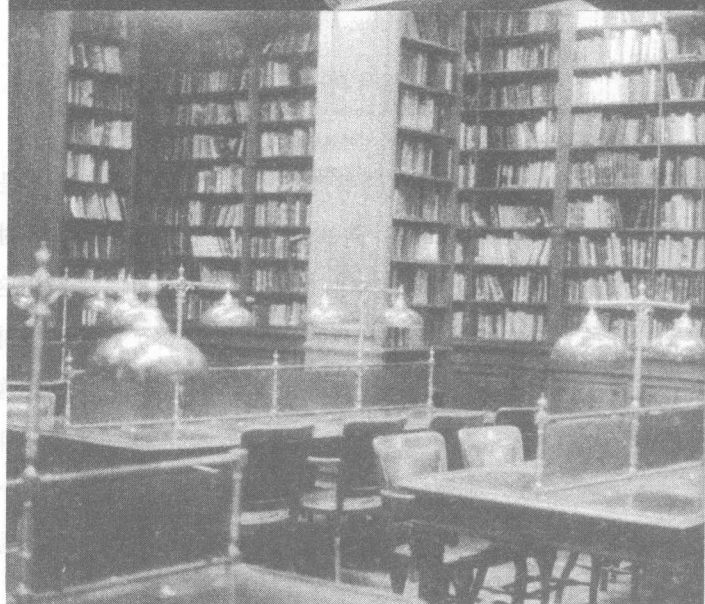
1. Robert Louis Stevenson, "Pulvis et Umbra," II, in *Across the Plains* (London: Chatto & Windus, 1892).
2. Northrop Frye, Notebook 3: 128, in *Northrop Frye Unbuttoned: Wit and Wisdom from the Notebooks and Diaries*, selected by Robert D. Denham (Toronto: Anansi, 2004).
3. Francesco Petrarca, "On His Own Ignorance and That of Many Others," in *In-vectives*, ed. David Marsh (Cambridge, MA, and London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3).

书斋——神话

原始宗教把夜晚当做混沌的女儿，因此，夜晚无助于有条理的描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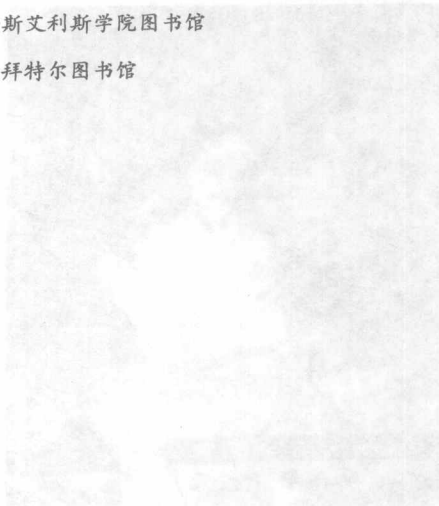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托马斯·布朗爵士，《居鲁士花园》

我最终安置多年来收集图书的书斋，早在15世纪时，原本是个粮仓，高踞在法国卢瓦尔省（Loire）南部的山丘之上。远在基督教时代之前，罗马人在此修建了一个狄奥尼修斯（Dionysus）神庙，来祭祀这位葡萄酒之神。一千二百年后，一所基督教堂以耶稣代替了欢乐的酒神，而耶稣却把自己的血变为葡萄酒。（我有一幅教堂彩色玻璃的耶稣图像，在他身体右侧的伤口上竟长出了狄奥尼修斯的葡萄藤。）又过了若干年，村民们在教堂旁边加盖了神父的住宅，几个鸽楼，一个粮仓和一个小菜园。2000年秋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些房子（现在已是我的家）的时候，粮仓只剩下一堵石墙，它把我的住宅和邻居的鸡场、耕地分隔开来。村民



側面上图：布宜诺斯艾利斯学院图书馆

側面下图：普列斯拜特尔图书馆



们传说，这堵墙在建成粮仓之前，原本是两座城堡的一部分。大约在1433年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大臣，以残暴闻名的特里斯坦·勒尔米特(Tristan L'Hermite)为他的儿子修建了两座城堡。其中的一座至今仍然耸立，但在18世纪经历了许多变迁。另外一座在三四百年前就被焚毁了，只剩下一堵墙和远端的一个鸽楼，成为教堂的财产，旁边就是神父住宅的花园。1693年，村里开辟了新墓地来容纳数量增多的死者之后，据有关契约记载，村民们“齐集于教堂门外”，允许当时的神父把老墓地合并过去，而在腾空的地方种上了果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城堡残留的墙用来修建了粮仓。法国大革命后，由于战争，风雨侵蚀，年久失修，粮仓倒塌了。1837年教堂又恢复了礼拜，新任神父搬来居住，但粮仓仍未重建。这个古老的墙继续起着隔离作用，一边是农夫的耕地，另一边是神父的花园，开放着玉兰树和绣球花丛。¹

我一看见这堵墙和周围的乱石，就觉得这里是我安置书斋的好地



西农教堂彩色玻璃像，把基督描绘成生命之藤

我心中的书斋便是这两个建筑的结合体。我要的是镶嵌着暗色墙板的房间，光线柔和，座椅舒适，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容纳我的写字桌和随手可查的参考书。我想象中的书架，矮的一格从我腰部开始，逐渐升高到我伸出手臂用手指够得上为止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书籍如果高到需要用梯子的程度，或者低到强迫读者趴在地板上才看得清楚，那就无法取得人们的注意



西辛赫斯特大厅图书馆

了，不管它们的主题和优点是什么都没有用。但是，这种理想的安排会使书斋的面积比原先的粮仓大两三倍。正如史蒂文森悲哀地说过的那样：“艺术之苦正在于此：你觉得效果不错，但一些无聊的意义总是来干扰。”²迫不得已，我书斋的书架只好从地板的上方不远处开始，不断上升，直到离天花板横梁只有一个八开本书册的空间为止。

在建筑书斋的过程中，工匠在古墙上发现了两个窗户，早已用砖封住了。其中一个细窄的箭眼，弓箭手可以在这里保护特里斯坦·勒尔米特的少爷，防止愤怒的农民造反时闯进来。另一个是低矮的方形窗户，装上了中世纪的粗壮铁栅，铁栅上还有下垂的叶状铁刺。白天，我

能从这两个窗户向外看见邻居的小鸡在院子里奔来跑去，东啄一下，西啄一下，有太多的东西吸引它们发狂，就像书斋里的傻学究一样。书斋的另一侧是新建的墙，从新墙的窗户向外可以看见神父住宅以及花园里的两棵槐树。然而到了夜晚，书斋里灯火通明，外面的世界就消逝了，惟一存在的只有这书的空间。如果有人站在外面的花园里，在他眼中，这书斋在夜间就像一艘巨大的船，像一艘中国的船形建筑，那是1888年任性而行的慈禧皇太后让人在颐和园的大湖边上建造的。黑夜里，只有窗户发光，成行排列的书籍闪耀着，书斋成了封闭的世界，自成一体的宇宙，它似乎想要代替外面浩瀚无形的宇宙，妄图解释那浩瀚无形的宇宙。

白天，书斋是秩序统治的领域。我顺着按字母编号的通道来回移步，目的很明确，为了寻找某个名字或声音。我按照书籍安放的横列或竖行把它们征召到我的面前。整个书斋的格局清清楚楚：它是许多直线构成的迷宫，但不是为了迷路，却是为了找到东西；它是按照分类学的逻辑顺序而分隔开的房间；它的地理服从于既定的目录和易于记忆的字母和数字体系。

但是到了夜间，气氛就变了。外在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，思想却愈加响亮。“只有在天黑以后，密涅瓦*的猫头鹰才会起飞”，这是瓦尔特·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引用黑格尔³的话。时间似乎接近了某种时刻，在半睡半醒之间，整个世界可以在想像中重新构建了。我的行动也不自觉地变得鬼鬼祟祟，偷偷摸摸。我仿佛也成了个鬼魂。这时书籍倒成了真实的存在主体，而我呢，作为读者，通过那隐隐闪光的字母发出的神秘法术，却被召唤、被引诱到某一卷某一页面前了。图书索引目录所颁定的秩

* Minerva, 罗马智慧之神。——译者注